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六

宋　彭百川　撰

神宗聖政

治平四年夏四月殿中丞唐淑問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當自結主知比言者尚抉剔細故以為能濁亂人聰明無益也論事必務大體乃為稱職淑問介子也先是詔

同簽書樞密院事陜西四路沿邊宣撫使郭逵赴闕御史中丞王陶諫官邵亢等皆言逵出於微賤不可冗樞要上以手批諭陶等曰先朝用逵雖士論紛紜然在位只逾數月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於逵固非親舊當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寧負暗於知人之責其初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連執國柄君弱臣强乞行罷退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遂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已酉詔内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學士

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大臣不當隳廢朝儀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及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等事為喻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畧曰琦等久居重任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難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沮格臺文傲忽風憲宜加明憲用肅具僚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與王陶兩易其職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固不可廢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詔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叅知政事吳奎趙槩面對堅請絀陶於外上不許請寘授樞密直學士領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

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陶天資險薄惟埶利是持巧詐飜覆情態萬狀索其素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宫之舊首加任使擢為中丞陶乃挾持舊恩專為險惡輕肆狷薄纎羅交捽摧辱大臣排抑端良至如韓琦曽公亮不押班事葢已久歷來相承浸成廢禮非是弛於二臣陶以臺制彈劾舉動便可何至引背負芒刺自為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於排陷大臣竊弄國權者也已已奎稱疾乞罷

政事陶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吳紳奏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㫖不允乞留陶依舊供職并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由是遂知奎意司馬光入奏上亦以奎疏示光光請止還陶舊職上許之即又欲與陶侍讀學士光退翌日復奏上不懌光中丞詔時在閤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問知制誥知諫院

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有罪若以為跋扈則為欺天
陷人矣王陶為人儁利眉目踈秀美書翰性忭急色厲
而内荏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擢用陰知上
不悦執政之專既為中丞謀易置大臣處次相以自擬
初建東宫英宗命以蔡杭為詹事琦固薦陶文彦博私
謂琦盍止用杭琦遂並用二人及琦為陶所攻彦博謂
琦曰頗記為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晩真宜受撻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詰奏疏曰臣蒙陛下擢於

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故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國之要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昔仁宗時臣初為諫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奏歴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臣誠以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濶試加省察　五月乙酉新河北體量安撫使陳薦

言皇祐初河北薦饑朝廷輟汴綱米七十餘萬石漕黄河以濟一方之民欲乞依例輟米三十萬石轉漕至澶衞州通利軍北京賑濟從之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令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罷去疑惑遠方顧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及吳奎御批罷參知

政事遷一官知青州維以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纔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宛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陶既出維亦表求外補上從之未行改汝州司馬光言韓維沈靖方雅亦陛下疇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丙申詔諸路監司河北河東陝西安撫轉運

使提點刑獄體量管内三班使臣至殿侍散直就糧將
校有膽勇謀畧或武藝精絶諳練邊事可隨才任使者
以名聞詔許舉中行員外郎為侍御史裏行從司馬光
之言也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唐英雙流人從翰林王珪范鎮之薦也英宗初立唐英
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
𤯝惑聖德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斥逐珪鎮謂
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王陶赴諫州上表謝到任數

千言皆詆毀執政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今若以表詆毀大臣重加降責興衰之機於此乎在是宜察也陶遂得免名公著恐上復名之奏疏云臣恐奸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希合上意蔽陶之罪謂其忠直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公議登用中立之士杜絶阿黨之原毋為偏見私説所惑則天下幸甚已未遣官於四門賑濟司馬光言如此處置有損無益莫若擇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亦

以為言乃詔四門給米六月止又令約束州縣倍加存恤右司諫劉庠言近手詔減天下貢獻出宮女數百人省後苑作工匠應乘章服凡所更改乞付史館不從龍圖閣直學士户部郎中趙抃知諫院兼提舉萬壽觀既見上謂曰卿匹馬入川以一鶴一琴自隨為政簡易如是耶人言嘗獨處室中有一龜效其服氣故也前此自蜀遠者多歷省府官大臣以為言上曰用抃為諫官賴其言耳倘欲大用何必兩府乎抃獻疏言任道德委輔

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諍諫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廟宮監丘壠土木之費多見納用賜知潭州司少卿王罕奬諭勑書仍賜絹三百疋以監司言考課二年入優等故也已巳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是震何祥也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是月判河陽富乃上疏曰陛下自始臨御好博採兼聽務廣聰明此

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謂
臣下情偽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鑒而太平可立致也
然其間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采聽之際故得人常
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
事常有餘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乃帝
王之職事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用求任
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
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參而選之因而下及州

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九月己丑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復留賜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勳力先於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令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琦亟奏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辛丑琦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吕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札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

意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詞寡雖書之訓詁無以加也
趙抃為右諫議參知政事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於外
始疑而中釋者有詭說於前初惑而卒明者願陛下察
其言觀其行敢有挾情論奏懷奸罔上屏之遠方手詔
曰卿政事之餘能時以經義啟沃苟非博達治理誠節內
固何以臻此指意沉遠罔究所謂藥非瞑眩厥疾不瘳
宜不憚煩悉陳覼縷抃復具奏上嘉納之司馬光召對
言張方平奸邪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紜

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初即位萬一用一奸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吳奎言王陶過實安得無罪但士論與奎而不與陶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為奸邪然希意迎合覩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奸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

徑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也
癸卯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滕
甫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張方平命司
馬光進讀通鑑並見聖學門司馬光又奏臣愚暗不達
聖旨又恐累公著上言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
詔令有失欲其封駮耳奈何奏之公著亦具奏臣近為
降司馬光等誥勅以為不便遂具封駮竊知已直降付
閤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當顯行絀責其所降勅告亦

須經由本司蓋臣雖有罪而此職終不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令今後封駁之司不能舉正職事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奏可以兩日求對當諭朕意以釋卿憾他日登對上獨留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在帝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濶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君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

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栅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甫言戰守大事安危所寄令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勑大臣凡戰守大事須是除帥議同而後下上深然其言冬十一月丁丑上謂文彦博等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審擇其人久于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彦博等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上曰卿等欲成此事非難要在勿事空言而已丙戌詔自令二府舉官

宜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奏上令中書取㫖量才試任曾公亮文彦博趙槩亦依此舉官丁亥詔曰考課之法所以練羣臣而覈名實也今諸路監司典羣守之政既以科别其條具為令矣至于縣令之職與民尤近而未嘗立法恐非所以愛養元元之道宜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科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乙未詔曰方今中外羣才輻湊並進不為不多尚慮藏器抱道之士沉于下僚鬱而

未伸宜令內外官各舉所知上人見任兩府三人或恥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及同行者咸以名聞

上曰朕觀三代以至于唐未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國家承祖宗之業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治之道無如擇人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改元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庚午上謂文彥博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曰譬如琴瑟

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三月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拯濟飢民夏四月壬寅富弼入見且免拜坐語從容上曰冀聞以治道弼以上銳于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其善惡若自取然後以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稱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以來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

起所係禍福不細願陛下勿先留意于此上黙然良久
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内為先上善之癸亥孫覺為右
正言赴諫院供職上與覺言欲革積獘覺對獘不可革
革而當其悔乃亡他日上語左右曰孫覺頗知理覺高郵
人也秋七月壬戌詔以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已
郊羣臣上尊號司馬光言非先王令典詔賜光曰朕方
以地震淫雨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慙和惠誠如卿言
終不許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

知諫院孫覺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玆有貶秩諫官御史懷奸挾邪或論事越職或喑嘿不勝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罰金貶秩猶居位者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許覺遂移牒閤門御史臺及所領諸局云論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釐務閤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便邵亢復入視事如故京師地又震乙巳詔鄜延路轉運使計糴米三年軍儲外寨須

及一年以上具數以聞辛亥邇英進講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司馬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諸路監司使擇所部知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得人多矣今之監司古方伯州牧之任係一路休戚當審擇賢才上又問諫官欲得人誰可者對曰臣倉猝不得記容臣退而密奏尋具奏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器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才臣愚何

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鐵鹽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中此兩人似堪其選丙午上問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路榷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十一

月甲午司馬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出也先是屯田郎中陳習坐因轉對指人過惡以逞私怨責監新孫鎮酒稅知諫院吴充對上問貶習事充言陛下既降詔書令百官轉對其畧本斥有位之阿私糾在庭之過失張壽榮裡霍交等即是有位而習次當轉對是應詔指陳非越職言事以此罪之恐示天下以詔書不信御史孫昌齡龍圖直學士韓絳與翰林學士王安石亦皆以為言安石所言尤切曰人

主之聽天下不可偏偏則有槩偏於惡言人罪則其槩至於奸不上聞真宗但惡人潛行交懽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是大失也然其後之槩乃至大臣奸邪佞巧而真宗終不得聞上乃批陳習令已經恩可特名還與依舊差遣安石劄子乃朝廷所共見竟敢斥真宗終不得聞大臣之奸邪佞巧其言豈尤切哉即此已見安石謂祖宗不足法之兆端矣十二月乙丑以琦判大名府先是上遣内侍劉有方賫手詔賜琦曰地震

河朔涉秋冬未止朕甚惕然常虛上宰之位竚卿之還大名為天下喉襟欲除卿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琦奏曰君之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此乃陛下仁恤老臣過示優禮然承此大畀之後正在朝廷加意凡有措置須假應副於是復降手詔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為主張二年春正月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髙賦知齊州王廣淵奏置義倉事上批近詔齊唐等郡講求修復社倉且圖經久

之法知陳留縣蘇消亦言臣所領邑最為近畿以為天下郡縣倡率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二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麥如之村有社有倉倉置守者者為輸納縣為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出停藏久則為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寡不一則又為通融之法使之相輔上曰陳留輔邑耳目不遠可且聽其施行徐訪利害消又言義倉事并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

者五詔除一事每值荒飢借貸與被災户種粮未便除放仍責以二三年限還納可中書更詳度外餘并依所奏施行又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率十餘萬石若漸可就令廣淵罷去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舉知州一人二月司馬光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吕公著使契丹亦問公著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今為何官名為敵國所知奈何出外光曰此虚名未足信也固求外補不許光初

罷御史中丞契丹問公著以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
上故上乃知三月壬辰分遣輔臣禱雨于郊廟社稷上
憂旱甚言當避正殿又恐妨同天節宴未便富弼曰此
但係陛下至誠亦不須避殿上曰避殿止亦是文飾弼
曰陰陽不和皆臣等燮理無狀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
以動天陛下以至誠應天則天必應也上又問措置宗
室事弼曰此事出於陛下外人謀之則為疎間親公亮
曰此亦當自外裁定弼曰為之當以漸恐致紛紜安石

曰此事但欲於恩義間無傷使彼可安而已上又問裁定親疎之宜亮以為當從上身為親疎上曰當以祖宗為限斷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以祖宗為限斷也四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減膳徹樂此三大事誠合典禮誕日特罷稱觴最為深切所以遽動天地當日得雨幽靈大効如在目前伏願陛下無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長年灾變為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上親書荅曰義忠

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癸丑先是同知諫院范純仁言今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實九卿之職也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使為已之職事罷亞四輔報周庶僚願降詔督責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行賞罰上與執政議之王安石亦以為當然丙辰詔曰今在此位者視朕

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黙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若以其責不在已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遺之而勿言爾為不恭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之典王安石之詞也五月丙子呂誨言罷十閣之制七月癸未上謂執政曰天下久安庶事廢弛況災變不細正當孜孜營致幾微之際所宜圖慮若事急難則無及也唐明皇處安之時治兵甚嚴驪山

講武極有法也文彦博曰明皇晚年失策分兵二統遂至生變韓絳曰以明皇英睿求治若非末年荒惑怠于政事豈至此耶上曰人君豈可怠于政理朕非樂于勞苦益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安生靈至于兵乃是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也但不輕用非獨殺人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已丑上嘗以西夏累世桀傲背恵冦邊朝廷每遇罷兵處置無法以致侮慢乃詔文彦博等各言邊防久遠備至之策乃降手詔付陜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

是來合羣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仍令擇使持所著事宜與逐路帥臣再議論審覈可否擬定取旨上御資政殿名彦博等賜茶畢上曰便坐欲從容論事也上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否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卿等為何如則可彦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當擇諸路長官十八路監司無不濟矣韓琦等上表進新修英宗實録三十卷目三卷八月丙午司馬光上疏曰陛

下已出視朝繼以經筵將及日中乃還禁中入宫之後切
聞亦不自安省閲天下奏事羣臣章疏迨至昏夜又御燈
火研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
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
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冬十月丙申門下侍郎平章
事富弼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弼前後五章乞還
政柄又數面懇上深惜其去以弼欲以西京養疾乃命
判河南既入謝又辭河南乞亳州許之令學士院貼麻

改正于是詔下六日矣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
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異恩葢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
將去復言于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進用多
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稍安靜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
曰卿即去誰當代卿者弼薦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
安石何如弼默然上曰人材豈不自知朕自度不能遠
畧不過能保祖宗舊業而已安石曰陛下不宜過自推
託以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是日上問節財如

何王安石對以減兵最亟上曰比慶歷數已甚減矣惟别有措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可省已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延和殿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曰今已降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試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

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置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之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强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

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羣臣至于吕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但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應對明敏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因論臺諫天子耳目當自擇其人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學士陳薦史館蘇軾集賢校理趙彦若職方員外郎王元規甲辰内批宋守約可本官簽書樞密院事時守約以威武軍留後為步軍

都指揮使王安石見之謂曾公亮曰此豈可奉詔公亮默然又顧陳升之曰此於理何如物議果允否升之曰亦恐不允安石曰亦須為上論此后兩日遂罷守約簽書之命守約管軍凡十餘年專以嚴明所居肅然無人聲蟬上庭水亦擊去之人或譏其過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數奏必先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倘遇朝政或闕及外事有關係於幾速不容後時者耳目之司雖不應急陳聞不

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或詔令不允官曾涉私猜置失宜刑賞渝制誅求無節冤濫未伸並委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絶殊異欲乞朝廷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上殿御史中丞吕公著言昨令兩制議擇牧守臺省官及取士養人之法其餘所以為治之具蓋欲一一修具此皆國家之先務而不可一日緩也當時人立異論皆以為

不可變易而特以因循為便陛下聖資超邁洞然遠照以浮議為非意者必將有為也而自爾以來所施行者惟財用一二事而已如向之所議可以出治道化風俗者久未聞擇其可者而行之惟陛下推篤好力行之意奉之以終使三王之治遂復見於今日司馬光讀通鑑至蕭曹事見聖學門十一月庚午邇英講畢上留司馬光問以變更宗室法光對曰此誠當變更但宜以漸不可異耳甲戌詔中書樞密院言今所降裁減宗族新制內合

具條件者令所司議定聞奏於是乃依中書所奏詔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臺並留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繁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禄有重輕令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受分於流品雖敦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九宗紀遠邇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

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
盡前日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
宗室等差乃無定著因俾羣公之合議將為一代之通
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謂宗祖昭穆是宜世世之封
王公子孫抑有親疎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暨于才藝
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
通婚之儀凡百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
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頒明命宜依中書所奏施行呂夷

簡在仁宗時攺宗室補還獨官驟增廩給其後靡大而不可止至韓琦為相嘗議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攺法於是王安石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善閏十一月壬寅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先是吕公著薦載召對問以治道載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上謂載才勝邢恕王安石亦以為然遂命之十二月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

之玩好不足以觧其憂而豈以燈為悦哉此不過奉三宫之權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願亟罷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之類務從倫約頃者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稍自刻損以身先之上納其言因奏書獻三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書凡七十餘言軾素不為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論事益不休三年五月

同修起居注陳襄兼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是上患無知制誥執政以祖宗故事有直舍人院欲令襄為之王安石曰如此除人則不可輕與人資序而官易得人故襄有是命襄辭直院及侍講手詔諭襄曰近除卿知制誥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術漸摩道義以釋所願聞襄終辭許之先是丙戌赦書令諸路搜訪士有行義者以名聞癸丑前陜縣令范育為崇文院校書

育祥子嘗得召對進復田役書上以轉對章疏三十付
育看詳育條奏稱旨故也八月上批近令司農寺專主
天下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事看詳編修中書條
例所言看許合歸有司二十二事先是上怪中書事多
稽滯王安石言臣屢奏中書事多宜裁省歸有司欲諭
修條例官先具合減省多名件逐旋進呈上許之九月
涇原路安撫司言本路熟戶蕃部闕食乞降度僧牒百
上批賜五百道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賑接之四

年春正月詔罷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青苗本錢詔從之即以廣惠常平寺倉所貯粟麥給之戊申詔宣徽南院使郭逵歸院供職館閣校勘顧臨為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等事臨談兵嘗召對問以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静之機安危所係也因條上十事及使湖南議論與執政違戾因乞觧官侍養詔歸館閣供職踰年乃起二月編修條例所言舍人院除官皆有定格除官之人無日

不有而外制臣僚皆兼領他事乞自今內外凡除授責降並撰定揄用從之三月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西運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静重為先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庚寅詔諸路置學宫州給田十頃為學粮乙未上論慶歷中財用困乏而事不振王安石曰財用足然後可以用兵然財用特用兵一

事方今之事且搜舉人才理財用務富安百姓則四夷不足論上論財用屈竭以為皆縁置官多王安石曰以臣所見似不由官多上曰置禁軍五十餘萬皆以當直迎送官人占使吕公弼言先朝待制止破兩人剩員安石曰當患待制非其人有不能勝陛下任使壞朝廷事不患制當直人多夏四月詔罷陜西見行交子法五月乙丑司農寺言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請廣惠倉錢斛併入常平從之秋九月癸卯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

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廉吏三司勘會開畫當增俸以聞從之先是選人廩給不足至請錢七千麥兩石而已貧不足自養則徃徃陷於茍賤不廉之地上聞之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卒不及增癸卯侍御史知雜事鄧綰上言欲乞賜錫慶院以為太學仍修五城廟古學詔將作監丞宋靖國權發遣户部判官呂嘉問相度以聞十一月壬午朔詔應朝廷擢用才能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中書樞密院各專令檢正檢詳官一員月以

事狀進奏院編下諸路甲申詔蠲天下見欠貸糧共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催索無已時故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己酉司農寺言諸路賣戶絶田産錢乞從本司移助常平糴本從之五年三月上謂王安石曰楚建中言昨陜西用兵凡費錢七百餘萬有是否安石曰臣亦疑之然建中稽考沈起簿書數果如是錢銀紬絹共千二百萬貫疋一路半年有奇

所費已如是之多何由供億因為上言西事稍弭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弊唯兵為患若措置得宜即中國可以富强餘皆不足議也已亥詔勳臣後雖有致仕官依無人食禄推恩先是明堂赦文曾任兩府及節度使之家凡有一德而後嗣無人食禄者其子孫量才録用既而有司以致仕為食禄故有是詔五月癸未詔凡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銓南曹開封府吏掾其受財者以贓法論六月丙寅詔西作坊鑄京師諸門銅符

契三十四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樞密院約舊史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於舊矣乙亥樞密院言仁宗時甞建武學既而中輟慶歷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學八月戊午罷之乞復之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閏七月丙辰知潁州翰林學士呂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劉孝孫劾公著在潁州多飲宴子弟以公庫器皿於豪民家質錢由是部吏無所畏憚詔

轉運副使陳知儉按覆皆不實上謂王安石曰致知公著必無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實病郡或不治置與依新法置通判公著安肯聽安石曰公著但寬弛而非强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閒局亦無害改以太常寺處之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蝻為害須捕盡乃得奏令大名府祈保郭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應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幾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進奏牘姑

俟其撲除盡淨方許聞則陛下欲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後應有灾傷並仰所在即時聞奏以稱朝廷寅畏天威遇灾恐懼之意乙丑遣起居舍人樞密都承旨曾孝寛趙子幾往河東路察訪義勇利害及體量官吏措置常平寺不如法八月賜太學生葉適進士及第為試校書郎衢州推官鄆州學教授適處州人管勾國子監張璪言適累試優等也是月詔司農以方田均税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九月辛丑同

知諫院張墟言朝廷自推行新法以來迨今數歲州縣之吏多不能悉公惟藉監司督責近者監司所至方稍知利害又巳移領他路乞自今諸路監司並令久任顯有勞効就加爵秩上因曰今官吏數易何以成治漢宣帝責任有勞者增秩賜金正得其要諸任監司但委任責成如其不才即與廢退則自當奮厲十二月詔差官檢視陝西武備從知華州呂大防請也大防因山崩陳私憂者三過計者一以為三路京東人情剽悍最宜先慮沿邊則有城池兵

械可恃之具而内郡武備素墮將帥多未選揀乞精揀三路京東守臣庶使姦猾將亂之人無所窺伺萬一有虞則吾亦有以待之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朝官選人或舉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委國子監詢考通經史及新及第出身進士可為諸路學官即其所著詞藝以聞乙亥詔諸路察訪官河東兩浙路許奏舉選人充京官職官縣令十二人餘路十人升陟不限員數戊申詔創水磑碾碓有妨灌

沠民田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減官司容縱亦如之六年六月中書以勸課農桑之法奏御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為州縣約此以為貲升其户等耳目有條約可申明之己亥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吕惠卿曽孝寬為判監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至是始按唐令置監而始廢胄案焉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一朝一夕且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

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八月己亥樞密使王克言朝廷廣開言路微至於庶人皁隷茍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議也而比日士大夫輒以書啓或家信投有仇其間排詆營劾增飾事情嫌愛在心言無忌憚雖朝廷必加審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含沙射人來緼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託公議以售私恩此風浸成實玷聖政乞有司申嚴法禁庶懲薄俗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守條制九月戊申淮南東路轉運司言今揚

州民逐熟於泗州見須振救及兩浙提點刑獄司言潤州旱甚乞發倉廩或量給僧度牒及紫衣師號敕募人入粟以備賑濟詔各撥常平司粮三萬石募饑民興修農田水利丙辰引進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慤言朔望御文德殿祁寒盛暑數煩清蹕紫宸之朝歳中罕御欲乞朔日御文德望日御紫宸所貴正衙内殿之朝儀並舉從之十一月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詔天下係囚死罪以下並釋之應諸路災傷民戶本名稅物失計致違省

限不該減放者監司體量減放先是上以久旱欲因冬至發徳音順承太一之旣手詔令輔臣相度王安石等請如詔旨擬合施行事目進呈上於禁中增入減放一節蓋其察政事恤民如此乙丑上怪陜西兵少財用不足又以為轉運使非其人曰使此輩理財舉事未得安石曰恐未可歸咎監司蓋既用兵即所費必如此至於此乀小失計亦或有之未必便能致財用闕乏也七年二月上因擇帥之難歎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宣王能新

養育人未遂可征伐玁狁而蠻荆來威今朝廷可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卿等宜為朕養育人才以當緩急之用上又歎要一奉使如富弼之辨者亦不可得安石曰恐不至如此乃陛下察人才未盡七年三月癸亥上批聞都下米價踊貴可令司農寺發寄倉常平米不計元糴價比在市見價之直量減錢出糶斗錢百五十已詔司農寺以常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其價直斗百錢至人減十錢並置官場出糶民甚便之

乙丑詔曰朕涉道日淺晦於致治事失厥中上干陰陽之和乃冬迄今旱暵為虐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體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獄訟非其情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翰林學士承旨韓維之詞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灾損

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塞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悅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爲災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壬申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雨上論及免役利害且曰今日

之法但當使萬姓出錢輕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減定
公使錢人尤以為言者此實除去衙前陪費深弊馮京
曰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然措置間或有未善陛下
但當廣開言路凡天下之議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
作則天下受賜矣五月戊戌朔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臣
聞應天以實者見於行事動民以行者不以空言天生
愚臣蓋為聖世伏望陛下詔方正有道之士名詰公車
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有臣如此

陛下其舍諸呂惠卿因捕其語遂貶和州安置詔熙河歲計用錢令鳳秦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畧司用具無事時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萬緡癸丑學士承旨韓維知河陽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遂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人榮之六月癸酉河東都轉運張景憲為右諫議大夫再任先是諸路官吏行新法或違失監司多所奏劾人情惴恐景憲不劾一人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事下景憲

言河東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以
備邊買其議遂罷兩浙路提刑盧秉為太常博士升一
任兼提舉監事歲課增羨也是時蓋已徙江南東路矣
上謂輔臣曰知州轉運使令久任呂惠卿曰衆議皆以
舉縣令為急不知列官分職何處不擇人上曰刺史縣
令治民為最近故以擇人為急縣令中能有功績者朝
廷擢用三兩人以礪庶官不亦善乎秋七月戊戌詔以
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戊申賜僧度牒二千五百試監主

簿齋郎州助教勅告補惣五十振貸涇源環慶路漢蕃饑民及為永興路常平糴本八月庚午詔監司每半年一具有無措置改正事及保舉發所屬官申中書考察如有可以施行即下所司令遍閱所屬從河北轉運判官呂温卿請也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代章惇也先是遣内侍籍民車以備邊人未喻朝廷之意上下騷動又市易為患西蜀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以足之舉朝臣子訖無定論括時修起居

注因與上言車戰私井利害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公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上其多太平車之說括曰聖王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互市可禁括不敢以非為非也九月是時諸路災旱有司未能賑濟壬子上諭輔臣曰天下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便二者如權衡之相依不可輕重如此民必受賜今有司務行新法惟欲散錢至於常平舊規無人督責者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謹守之壬戌詔

河北被傷州軍罷糴仍令轉運司具見管及所賜錢糧有無闕少以聞辛巳詔河南發運使歲買西浙紬絹自今於所產處置場收買或預給錢毋得抑民先是既詔民輸免其行錢而知開封府孫永它日因對復論非民所願於是言者論其不便義在沮令而御史張琥又言之河陽端明殿學士韓維先與永同議皆不當十一月庚子永罷府事維落職巳未冬至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赦天下十二月上封事者言河北西路災傷乞

逐州委官禱名山大川靈祠河北西路縣州自今禱祠祭祀並儀以省錢買禮科八年正月丁酉彗出東方己亥宰臣王安石率在位之臣直言遂詔中外各言朝政得失中丞鄧綰又言三司使章惇與吕惠卿叶濟為奸庚子惇罷知湖州於是知制誥沈括權三司使壬寅大赦天下彗滅初吕惠卿既為手實法司農寺下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知密州蘇軾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干造律

使者上曰姑徐之是時縣或災傷則留以俟豐歲於是荆湖察訪蒲宗孟言民自拱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農穰哉顧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辛丑詔從之二月己丑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李承之等上禮房條例十三卷并目錄十九冊詔行之夏四月上與安石論理財安石曰但審計無為小人所撓令才士肯為陛下盡力則極有可理之道曾孝寬語以為兩共事不如專任一人先是上批聞河北河東上等户至今流移不絕或緣與

下户同保請常平錢斂保内人近因乏食多已逃外懼將來獨於户下催理故一例遷避宜令所在體量以聞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體量奏狀以聞稱或為分房減口豈得謂之逃移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言此上曰忘記是誰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實即是州縣監司合根究蔽欺若無事實即如此誣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達聰聰則容長此輩適足自蔽耳閏四月上諭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

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衰也則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善人君子乃念亂不暇豈復有自盡以事其上之人上曰宣王猶能奏凱旋於郊牧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無張仲在内吉甫無以成其功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縣買借貸斛斗王安石謂韓絳曰此不可行絳曰民細不得須著寛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方鎮監司唯以媚民為事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荐饑乃其所顧也前問以北事乃

云須盡改前所為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
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
此所謂啓寵納侮五月丙寅命近臣禱雨天地宗廟社稷
已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
賑濟饑民冬十月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張方
平為宣徽使判應天府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
明乃對請便郡上曰卿在朝豈有所交惡者歟何欲去
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

知不可留乃有是命謂方平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同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中書請出錢二百萬緡散在江淮等七路遇穀賤糴充計外遇價貴亦許量減價糶從之許借留內藏庫上供錢物及發運司蓄息錢揔二百緡分三年撥還十一月癸未右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宋敏求為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

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自熈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行重法以絶請託之獘其年京師諸司支吏禄錢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及括為三司使當熈寧八年其年支吏禄凡三十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舊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預此數云九年三月庚申上論人財以臣下登對多窺測人主意為迎合之說其不中理者朕因加詰難欲使知上意所

向往然亦慮緣此有不敢言事者輔臣對曰唐太宗之威嚴魏徵之切直終優容之其後不悅徵者蓋不當以諫草示人也上曰魏徵以諫草示人非揚主之惡特好名耳六月壬子富弼言天子無職事唯于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切乞重之又重也此劄子只恐陛下畧知外事一二而已乞右降出虔免後悔也八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勅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實損大體乞朝廷

不賁閟伯微子廵遠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尚前烈之意上批司農寺驚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劾之冬十月上批體問得前日小雨於農夫亦小有濟宜擇日賽謝戊子上批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十一月御史彭汝礪言臣覩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衆舉之以為奇才為知治體而果用之異

之則衆愚之以爲同俗爲不知變而果廢之而是非在已不在同異使同之而有所附焉則雖同乃所以爲欺也異之而有所取焉則雖異乃所以爲忠也夫上之所好惡民表也上惟同之爲好則民亦以同爲貴惟異之爲惡則人亦以異爲賤十年二月侍郎御史周尹言昨彈李稷任法不公及不葬父事乞早降手詔李稷改軍器監丞御史彭汝礪言切聞河東京北盜賊不禁至白晝殺人於市攻城畧邑巡檢縣尉職在追胥捕蹤有待

臣觀漢京兆多盜起王尊於久廢渤海驚擾任龔遂於
垂老乞選通明智畧之士吏領州事稍寛諸科率欠負
以安下戸甲辰詔已差徐禧具可以寛恤振補事以聞
後禧上賑恤事一曰蠲賦税減役錢二曰除欠負養孤
遺三曰罷抑變禁科置事四曰放鋪夫生役人五曰省地
理省科撥並從之五月庚申詔以歐陽修五代史藏祕
閣癸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抃知越州時兩浙旱
蝗米價踊貴餓死者什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

增米價扑獨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是歲盧秉奏計上問曰昨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對有之民饑甚死者相枕藉上惨然曰獨扑為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絕上嘉納之秋七月辛亥詔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辛未太常丞集賢校理知湖州

鞠真卿為太常博士直秘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鄧
潤甫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未嘗陳請磨勘故
也丙子詔太常禮院續修禮閣新儀八月戊戌詔監御
史裏行黄廉為京東路體量宣撫廉既受命舉條百餘
事郡守縣令能救灾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郡發倉
廪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復業著擇其髙地聚
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使移給之皆使
有粟所灌郡縣蠲賦弃債流民所弃男女於道者收養

之年壯而饑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所活饑民二十五萬三千戶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三千工給常年牛備𣙜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薦一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云甲辰詔內外待制以上及臺諫官發運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各舉文臣才行堪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隨才試用毋得舉館職及兩府已之親從監察御史黄廉奏請也初廉既奏請上用

其言故有是詔應詔者百餘人廉又言勢孤地寒跡遠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則急下明詔使不虛行於天下冬十月乙未知河陽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宫公著至京師對延和殿勞問至上曰不見卿七八年殊覺卿老也公著面對曰臣伏讀近詔舉才行堪升擢官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終就閒散者尚多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自熈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

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十二月丁丑朔壬午詔自
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爲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
陳襄集賢校理經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
壬申光祿卿知潞州史炤再任炤考課爲河東第一故
也閏正月戊子權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爲江南路轉
運判官辭曰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不患無將順之臣患
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上察其
忠慰諭久之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初澶

淵決水復塞呂公著奏疏其畧曰近日數起詔獄建借
煩衆有司極於鍛鍊羣下無不震恐比至臨決多從末
減昔于公不過一獄吏耳猶以陰德有報充大子孫今
萬乘之尊六合之廣布德施恵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
世呂公著入對上迎謂曰覽卿所奏深得近臣盡規之
義時獄犴浸繁而上繼嗣未廣公著詞順而意切故上
納焉公著因面奏宜增館閣之選又論宜寛縣令之制
八月丁卯知密院馮京疾甚上中夕詔左右適夢京造

朝甚慰乃賜詔曰渴想形儀不忘夢寢及疾愈造朝上
首以所夢語之九月乙酉吕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
事公著既就職與同列奏事畢獨留謝固言臣老於閒
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熈寧
以來因朝廷議論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
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
省察上曰然當以次收用之冬十月巳未罷發遣川羅
糴乞頒義倉法於川陝西路從之詔端明殿直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宫司馬光子康充編修資治通鑑聽檢文字從之十二月崔台符為大理卿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二年五月羣臣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虱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虱也三年二月辛丑命輔臣祈雨三月乙酉宰相平章事吴充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充為相務安静不妄役使不恃己長所言於上人無知者已丑上以慈聖光憲故大推恩於曹氏凡被賞者百餘人上又曰褒寵外戚誠非

國家美事願以慈聖光憲有功於宗社宜優卹其家耳
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任小人宦官通女謁
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
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薛向歎曰公乃敢言如
此事何向汗流浹背夏四月乙卯御史中丞李定言奉
行朝廷法令以致之民者諸路監司耳而鈞考之法令
御史臺分察官司違慢若推此法以察諸路監司宜無
不可者茍如此則朝廷法令不至隳廢從之丙戌詔羣

臣求直言時占者講京城有兵變詔修京城儲軍器嚴保甲養保馬知制誥王安禮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羣臣是非好惡有不遵諸道乗權射利者不容主上恵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殆有以名星變臣願陛下省不急之役作紓弗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上覽奏嘉歎他日進對上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所以朕常謂左右大臣宜遵下情以達于上不應沮格人言以壅塞人主

今以一揩敝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之敝君何以異此朕今信卿卿弟言之閏九月壬子詔於都城門外賜文彦博餞送御筵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同赴上自為詩賜之詔命參知政事章惇為之序詔彦博曰卿在仁宗朝叅冠三事懷忠奮策迄有成勲來覲外廷相成宗禮崇進公品往莅洛師錫宴賜詩昭示殊禮仍勅近輔序而識之庶傳無窮著見賢業其承朕志悉體眷思今賜卿詩序至可領也乙夘潞國公文彦博為河東永興

節度使韓國公富弼為守司徒劉沆追謚文安王堯臣
改賜謚文忠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為秘閣校理冬
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表
上元豐郡縣志凡三十卷十二月乙未朔詔各路監司
具到部下知州通判治狀最優有未經朝廷任使者令
中書籍其姓名
元豐四年三月甲辰翰林學士承議郎張璪為大中大
夫參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

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
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姑試卿
卿德不回朕復何慮知制誥王安禮為翰林學士安禮
於訓詞初不經意而典贍豐潤上數稱之御史豐稷言
安禮性行淫僻師言鄙之擢在詞禁地親職重將何以
訓多士儀四方御史朱服又言學士職不專以翰墨為
事今安禮行義如此而朝廷擢之不已豈是陛下昭示
好惡使人知所修行者臣等伏望追寢安禮新命不聽

戊申詔河東河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墓所在以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立廟載在祀典六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於此使衆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所以必誅朝廷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行之數年自當得人也

元豐五年二月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刺史有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藩郡不過數十往往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辛亥分命輔臣祈雨四月壬子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安禮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繫待辨者一切論決於是以獄空謁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以為異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内史廖輩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媿矣壬戌崇文院校書

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問上曰陛下用確為相豈以材術卓異抑亦遷徙適在此位耶上曰然安禮顧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上每燕見大臣多及前代興亡事上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説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安禮進説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

尊上善其言七月乙未上謂輔臣曰唐明皇晚年逸豫以致禍亂如本朝無前世離宮别館遊豫奢侈之事非特不為亦無餘力可為也蓋北有強敵西有黠羌朝廷汲汲支梧不暇然二敵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自古荒服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比之漢唐尤強盛也六年八月詔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宗孟坐違法繕治西府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説所壞上不語正視

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别事只辭樞密副使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冬十月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寛言孟軻有廟在鄒屬兖州未加爵命故特封七年五月范純仁權知河中府官制初行上欲名純仁弟純粹由陜西轉運副使入對上問純仁無恙純粹對以實故上悟尋有是命純仁至河中時督教保甲甚嚴非老幼不許在家農

事皆廢紀仁上疏曰欲乞權任教閲不報六月禮部言
歐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禮始自建隆迄于嘉祐惟百官
嘉祐之後缺而不録熈寧以來禮文制作以垂法萬世
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閲從之十二月端
明殿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賜銀絹衣
帶馬奉議郎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
書成也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
以司馬光及吕公著為師保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

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
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為和叔門下士宜以書
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
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遷
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於上
榻前三月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指宗
皇帝即位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西宮竭誠
盡力天下稱孝慈聖光憲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

思慕不已歲時獻酹每至繼仁殿必慟哭踰時禮遇皇
后宫庭肅正親愛二弟無纖芥之間終上世乃居外第
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徳之緼而精通象數每論
經史多出人意表間一日御邇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
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宫素聞王安石有衆名熈寧初
擢輔政虛已以聽之安石更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
疑之安石不自得求引退八年不復名然恩顧不衰司
馬光吕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如

恐不及摠攬萬幾小大必親遇休假獨御便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宫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乃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將定官制猶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乃成人皆不知雖治尚嚴整智勇果斷而造次必仁恕羣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對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寐邊奏絡繹以禮處畫號令諸將必丁寧詳密授以成筭雖千里之外上自節制機

神鑒察無所逋情恩威相濟人不敢不盡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弛其御策無不畏上之威明而莫之敢肆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西伐共在位十有九載規模宏遠取法三代由漢以下陋而不取而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此誠帝王之盛德也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王藻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五

宋　彭百川　撰

神宗任用安石

嘉祐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自此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令後過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

石遂上跡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安石於是與

執政忤

治平二年冬十月復以安石為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

除故也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

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累名不起或為不恭今名

又不起果病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字器業時之全德

宜膺大用累名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

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每以

為韓琦沮抑已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濶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上納奎言於是安石不再名　癸卯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四年春神宗即位八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名用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

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于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於是即名用之制曰王安石學為世師行為人表廉於自進優處於東藩茲有僉言宜還中禁俾夫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哉可特授翰林學士

熙寧元年四月壬寅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德仁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問唐太宗

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每事須以堯舜為法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難法而豈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又嘗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

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曰本朝乘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任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敘立朝廷之位而無

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阻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伍卒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隆殺之宜其於

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寇盜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閲卿所奏書至數遍言

本朝事可謂精盡討論治道無以出此上曰卿今所言多朕恐有遺忘試録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録　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安國安石弟也於書無所不讀數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策第一名試密閣母喪罷上即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薦之樞密副使韓絳邵亢又同以安國所著序言十卷進上於是出手詔稱美令召試舍人院七月詔司馬光王安石同定登州謀殺刑光與

安石異議安石不曉法好議法論者不以為是時知諫院吳申上疏論事輔臣以申疏進呈祖宗成憲不違朝廷衆論上笑曰衆論何可不違刑名末事尚不違況遠大者乎學士王安石曰先王但稽於衆非一一從也又曰且如謹奉成憲不知申意欲何如謹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上由是不聽申言罷申諫職八月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賚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

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安石曰國用未足猶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用之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豈獨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奉申嚴外辦沃盥奏帨巾何功勤而得比

晉等爭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所言意草批劄所乞宜不允公亮等於是不敢復辭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以問輔臣曾公亮因薦之唐介曰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也介曰泥古而議論迂濶後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

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自知之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為可大用宜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於翰林學士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示信之體也介雖言然上意益向安石矣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對曰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百年承平學者之多然常

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精雖有臯夔稷契
傅説之賢亦必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爾二年二月
王安石為大夫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
曰此非卿不能為朕推行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安
石對曰臣未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為天下風俗法度
一切頽壊在廷少善人君子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
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忌者倡之於前無知者和
之於後雖然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陛

下誠欲用臣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庶幾能
粗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上曰朕仰慕卿道
德不知卿所施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
今所急也上以為然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
下騷然矣詔立制置司條例司甲子命知樞密院事陳
升之及王安石領其事安石曰今財用分於開闔斂散
不能相通故多費失天下之財使利出於一孔自秦漢
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

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然此法既修必大違流俗而異論者衆在陛下先有以斷之然後可為此須藉人才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事少成故置司以講求理財之術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冬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編校

集賢書籍呂惠卿太子中允崇正殿說書後九月又加
集賢校理初欲置惠卿經筵曾公亮以為京官無例須
換朝冠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可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
謂無害乃已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
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
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
推此事但可如故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
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理

財特置一司於時事以為併之無傷安石曰令分為一
司則事易商議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議然後草具文
字恐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於白事之人亦須待
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
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為奸況制置司所奏請皆關中
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爭於上前日高不決乃
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
領安石以為非便曰陛下非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

一人今若韓絳用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欲善傳會以取富貴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為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為自條例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曰兹事盍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己任也安石大恐二人於是乎

始判已已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静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附麗歐陽修因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排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吕惠卿受錢

反言蘇軾平静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説驟用此人則事何由知陛下所好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閏十一月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録當時君臣議論未甞説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安邊境　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維曰吕公著言條例司近轉

疎脱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
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於衆議若謂奴事
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
得三年春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本職外
毋得侵預外事以擾民右正言李常言臣近聞京東轉
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
絹錢俵散令却每貫納見錢一貫五百于常税折科和
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貫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

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阻遏願請者罰餘見青苗門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答曰朕以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推心委誠言聽計行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士夫沸騰黎民搔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諉誰安石得之怒即抗章自辯上封還其章手批諭安石曰

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閲今覽之甚
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罷先是文彦博屢乞罷樞
密使上諭以須朞年聽去韓絳與安石協力排彦博每
議事絳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引朞年之詔堅求補
外上面諭復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
曽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俟安石出令自罷之
連日不決安石入對上勞問曰青苗法一無所害極不
過失陥少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皆稱有急奏乞登殿言不當聽安石去位意甚懼及安石復視事子韶等乃私相賀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而責公亮等曰為宰相當有執守何得妄降劄子令體量抑配青苗又輟刪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安石既得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等任管仲而霸燕噲等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

軾安石必阻毀之軾又上疏曰陛下自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即以軾所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異論耳無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為其材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朴斯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紲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且如軾輩其才為用甚少為患甚大陛下不

可不察也上諭安石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惜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別昨問矣 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事絳間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李定為御史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

雜事景温雅善安石吕公著之為中丞也人謂景温先必降御史及公著罷乃有此除四月上謂司馬光曰王安石不好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吕惠卿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吕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

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也遂退　五月甲辰詔近設
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
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彦博等皆
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彦博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
不欲急罷恐傷王安石故也三年六月降屯田員外郎
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坐違詔旨不散常
平錢自劾也其後乃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自迷不知
爾時參知政事馮京欲緣此復用之宰相王安石曰為

人反復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時畿内初置保甲且觀其端而知宿州元積中遂乞布之四方故京師咸云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止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丙戌貶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館職宗愈為諫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辭多微婉故御批有潛伏中傷等語或曰御批乃吕惠卿筆也初欲與知縣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七月樞密使吕公弼罷知太原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曾公亮韓絳極稱司

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蔡挺既而欲併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異論尚紛紛用光即異論有宗主今但欲興農事而諸路官司觀望莫肯向前若更使異論有宗主即事無可為者上遂不用光公亮曰真宗用冠凖人或問真宗曰且要異論相攪即治道何由成若終令君子與小人相攪則君子但有卷懷而已上以為然癸巳賜大理寺丞王欽臣進士及第秘書省正字唐坰出身初坰為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

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薦埛宜在館閣故得名對埛有才辯韓琦甚愛之既去乃聞其言七月龍圖閣學士大夫祖無擇授忠正軍節度副使嘉祐中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時詞臣許授潤筆物安石因辭一人之饋不獲意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以母憂去無擇取為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為不廉安石既當國無擇遂得罪秋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曰卿何得出外朕

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況當進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沈吟久之曰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曰凡素與安石善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雖不敢避削黜但恐彼一人之身或前是而後非上曰安石與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隱乃安石之忠也又曰青苗已顯效光曰天下知其非獨安石黨以為是癸巳上曰蘇軾非佳士光曰豈不佳於李定不孝安石喜之用為台官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

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以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托而曾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恱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而布固辭卒罷之庚子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兼三城節度向安石陰助之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俯首不答安石厲聲與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為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責公亮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安石猶以公亮不

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於是乃聽公亮罷相司馬光登對乞許州及留台上曰必得許州爭光曰臣安敢必但稍便鄉里即臣之幸也司馬光知永興光辭上謂光曰今委卿長安邊鄙動靜及本路民間利病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為陜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兩浙耳冬十月職方員外郎鄧綰為集方校理校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雙流人舉進士高第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

呂之佐作青苗免稅錢法等百姓無不歌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而知一路觀之將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時慶州方有夏寇綰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綰自至京師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為之尋之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二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吕誨提舉嵩山崇福宮先是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寢誨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於是以疾求賢故有是命會詔兩制舉諫官衆俱以為當今宜為諫官者無若蘇軾於是鎮以軾應詔御史知雜事謝景温安石弟安國姻家也景温意軾為諫官以攻安石短遂以謗語力排之范鎮舉軾為諫官軾前丁母憂多占人船私販蘇木安石下淮南江南東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體量

其狀事不實士論溥之鎮又舉台州司户參軍孔文仲賢良對策極陳新法之害初宋敏求第爲異等上覆考王珪書以第四等詳定韓維從初考安石見而大惡之密啟於上以御批黜文仲令再進呈乃下詔罷歸故官孫固屢封還制書不許鎮於是曰吾前舉蘇軾爲諫官後舉孔文仲賢良方正可謂無負朝廷矣即日上章乞致仕馮京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鎮翰林學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命舍人蔡延慶爲告詞有詆欺要君

之語安石猶不為快自加改定極其醜詆明日延慶賀鎮且以制詞出於安石為解鎮誦之笑曰才無任職之能鎮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即上表稱謝云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初至和中趙抃為侍郎御史與鎮爭劾宰臣陳執中家決婢子事與鎮有隙至是安石恨鎮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抃抃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即

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悵然謂抃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抃曰不敢以私害公也丁卯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參知政事丁酉曾布知制誥上初欲用張琥為之王安石使琥為文堅辭不為布自請為之琥由是忤安石意琥不得知制誥冬十二月章惇經制邊事官吏多為所狎侮獨商英與抗論不少屈惇竒之乃薦商英於王安石於是召對

擢用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遂謫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翌日乃出安石曰臣竊觀陛下所以未能調一天下兼制敵國正為不明於帝王大略非謂如此小事不察也陛下修身齊家雖堯舜文武亦無以過至於精薄書刀筆之事羣臣雖或未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畧似不必討論令在位之人有事韓琦富弼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而況敵國乎二

月上又言三司判官當督察安石曰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當更論講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馭羣臣恐不濟事是日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爵禄但以懷道術可澤民不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徳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夏六月丁卯王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既辯上壽新儀詞誕慢若推鞫即明

見欺罔之狀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令評吏不管勾閤門事已王安石謁告上令馮宗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觧機務上恠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自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為呂誨所惑呂公著與卿交游至相善然韓琦必以兵討君側惡人朕亦不為公著所惑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得安有不為朕少屈

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無釁者及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上固留之比三四上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閤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甲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强即須再煩聖聽秋七月前處州縉雲尉條例刪定官郭逢源上䟽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為之主固無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未之

有也又上疏曰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
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帥合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
復兵農於一致此堯舜之舉也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謂
安石曰逢源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
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源亦
宜曉事可試用也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攉同判吏部
流内銓唐坰為潮州别駕初以王安石薦得名見驟用
為諫官數論不得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請對上諭

止之垌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垌疏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厮役逆意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作奸令章惇變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之心保甲以農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令堅司壓塞州縣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誣人主以為情願又置布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

李林甫盧杞翌日執政進呈安石坰素狂不足責乃改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六年二月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旬乃求觧機務且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上曰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德日躋非臣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賢路又病所以求罷非有他上曰朕置卿為相事事頼卿以濟後來可使者何人孰可以為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豈可謂無其人

但陛下未試用耳上再三曉諭安石乃吿乞將理旣而
上又名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諭旨於是
安石復入視事　夏四月上令沈起密經制交趾事諸
公皆不與聞凡奏請皆聽報九月賜屯田員外郎侯叔
獻大常丞楊汲府界游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
決清水於鐵縣澶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
縣游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龍圖學士孫固知成都
府先是上以固東宫舊僚嘗問固安石可相否固曰安

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少從容凡四問事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數議事不安故也丙戌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詔韓絳赴闕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為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歎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

役書乞留王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之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欲得便郡休息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安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賜手詔曰韓絳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奏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

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已
五詔先是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
書徧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曰上降此詔
申明之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侍講以疾不能朝又詔
給俸免朝謝許從王安石之江寧仍修撰評議又詔王
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議參知政事吕惠
卿同提舉　乙亥詔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編
管汀州始俠監門為大旱上書言事併畫百姓藍縷之

狀為圖以獻書奏上歎息終夕不寐遂下詔求直言有
旨放俠擅發馬遞罪會安石請罷相上不許俠言安石
所致罷安石天必雨安石既罷果雨俠自以所言中未
幾又上䟽五千餘言旣言時政得失且言安石作新法
為民害惠卿黨奸邪擁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與安石
校請黜惠卿用京為相惠卿大怒遂白上奪俠官汀州
編管　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視事諫議大夫馮京守
本官知亳州俠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卿

憾俠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藉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秉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駡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言王安國導之上亦疑然他日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識俠侍御知雜事張琥即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京俠素重王雱而議論常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之俠詣登聞鼓院上書丁諷判檢院延與啜

荼其所言稱奬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俠京稱俠之辭甚佳小臣不易敢爾獄既具遂罷京政事俠遠徙諷等皆得罪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負氣惡其憸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辛丑察訪荆湖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産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州縣災傷五分以上則不與

焉且留以俟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
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其法從之呂惠
卿為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
此奏張方平言中户以下鮮有蓋藏田蠶所收歲有厚
薄户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
今茲一事專用撓人徒驗孥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是
歲十月卒罷手實法甲寅詔罷諸將參謀初置三十將
許武舉學生充參謀諫官范百祿言邊事未有機警何

用布衣參謀徒長奔競耳罷之丁卯前曲陽縣尉呂和卿為奉禮郎知軍器監丞先是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實法至是判軍監章惇情以為丞仍特改官癸酉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知平章事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勾當御藥院有方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遂倍道赴闕三月

戊午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惠卿主張而已因稱呂惠卿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到陳留道中與語極曉事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詺用臣誠欲粗有所効以報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初勿形迹形迹最害事閏四月上欲用宣徽使張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

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王安石曰安道若入必為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乃詔司農司條例司具應言廢罷者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御史臨川蔡承禧言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招權慢上併及參知政事呂惠卿且言惠卿辟劉谷為經義所檢討與官俸令教小兒丁亥宰臣王安石與惠卿同對上獨顧安石屢稱其無私殆以曉惠卿也於是惠卿求去不許秋七月崇政殿說書同管勾

國子監從其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既自辯析且
乞劄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紛紛則
煩陛下處置上乃已初宰執同進呈承禧劾升卿事惠
卿乃謁告上表求補外者三上曰卿為參政責不在卿
卿何必爾惠卿曰頃安石之去一時之人所以受命不
辭安石復來理當決去上曰卿以承禧故耶承禧言卿
弟無與於卿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臣為參知政事苟自
度無過豈至為之求去況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

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耶安石必忌卿惠卿曰安石於臣何忌憚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孤助之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節之故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終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數宣諭臣以參貳安石不識何也參知政事莫參知陛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已曉無過慮惠卿不得

已乃復就職九月呂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
與安石益不協於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
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必是陛下聖諭及嘗借臣
奏對日録觀之後頗開解怨兩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為
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上曰安石無他意冬十月己
丑上既决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
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奸邪干威福賞刑天下
共憤是日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

俾預政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羣言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近日陛下斷然罷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相濟無如章惇雖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獲除一堂而尚存穢之半也於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守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

上遣中使勞問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併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十二月己丑王安禮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禮任館職狎遊無度於是安禮乞出即從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求其過失故也九年六月乙酉朔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憂日

訖張若濟貸部內錢閒推究首尾七月乃畢令朝廷復差蹇周輔乃綰鄉人嘗為御首推直官不惟有嫌於法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屯田郎新擢發遣秦鳳路提點刑獄李竦與蹇周輔日推鞫安石既與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右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雱猶恐不得切責練亨甫呂嘉問共議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惠卿所結堂吏遇告自訴且訟綰及安石前後凡數十紙其畧曰安

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讚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於卒歲之間莫不備具雖世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平日闚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臣之所論皆中於肺腑之隱上既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

安石謝無有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且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為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繼為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罵逐及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奸私事皆自雱發之七月壬戌詔宰臣王安石及王雱終七供職九月是秋宣

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表乞致仕詔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論率錢募役之害其畧云蓋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國家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之道也十月丙午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雱死猶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滋厭安石之所為故有是命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為同平章事充性謹密在兩府數乘間言安石政

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先是吕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時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為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判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平興國等充常住為其父母及子雱營辦功德從之司馬光與書吳充云今若法獘而不易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蜂蠆有毒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

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沸而益薪適鄢郢而北轅也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王安石所斥逐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十年五月詔中書舍人下

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六月集禧觀使王安石請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愛其子雱雱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蓋為雱求救於佛也元豐元年夏四月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

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湊敗壞法度以至今日方矯
正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毁百端
光意以為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茍有所
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扎㡳
前力主張則仗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大柱遺表恩七
人命所在應制筌事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三